

# 女人这辈子，究竟在逃离什么？

原创：碧树西风

公众号：人间罗盘

25 年 4 月 28 日

我们来写一个话题，很多女读者问过我的话题。

她们问我，无论是网络上，还是现实中，男性似乎都对彩礼现象深恶痛绝。

可她们有一个疑惑，100 个男人，99 个并没有打算娶我，只有 1 个在求婚，那么我不问他要彩礼，难道我问另外 99 个去要？

这就好比一个男人投了 100 份简历，最后只拿到了 1 份 offer，你说我不去跟这家公司谈薪资，难道我去找拒我的 99 家谈么？

这是第一点，她们想不通，男人们哪来那么多恶意，就像社会上普遍抱怨人力成本抬升的企业主的模样。

第二点，基于上面这个问题，她们面对一个困境。

那就是发 offer 的那家公司，即便你把薪资谈成了，它也往往是没前途的，可能 3 年就倒闭了。

而不发 offer 的 99 家公司，连谈薪资的机会都没有。

搁在男人身上就是，唯一愿意出彩礼的这位，他实际上是透支了嫁给他之后的未来的婚后收入。

也就是说，他相当于财务作假，他娶你的那一刻，就是他的市值最高点，你买进之后，就被套牢，从此一直跌。直到退市，也就是你受不了，和他离婚了。

一个问题，一个困局，何解？

我今天并不是专门为女读者开启解题思路，因为她们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普遍性。

男人的处境是一模一样的。

男人照样可以说我买得起的房子都不保值，保值的都是我买不起的。

这已经不是古代社会了，男人除了非标蓝领领域或许有些许优势，其余和女人一样。

所以，咱们今天就分三个话题，逐层展开剖析这件事，写给所有的男女读者，直到挖掘出根子。

全文两万字，文中多处有链接，俗称画中画，文中文，阅读时留意莫错过。

本文下面的留言，每一条我都会看到。



以下进入正文：

第一个话题：无论男女都陷在误区里，而这个误区，是精心为你们准备的。

这个话题很敏感，我直说会惹麻烦，而且干巴巴的，你听起来也很难共情。

所以我要拉个垫背的，咱们拿一部电视剧来做案例。

也就是说，这可不是我说的，都是电视剧里拍的，有事儿你们找剧组。

这部剧是段奕宏的《沙尘暴》，打分非常高，我们正好借它看看四个女人一台戏，究竟是一台什么戏。

剧情发生在西北草原戈壁沙漠地带的某个布满风沙的县城里，某一天，供暖站的锅炉里掉出来一具被烧毁的女尸，是夜市上摆摊的一个寡妇。

当晚值班的就仨人，师父，徒弟和站长。

警方觉得如果是师父与徒弟联手作案，女尸早就被反复烧，烧没了，不会被发现。

于是就怀疑站长，而此时此刻，站长自己也跑路了，于是被捕入狱，他承认是自己做的，判了死缓。

入狱后，他又矢口否认，开始上诉，8年后，终于引起了重视，开始重新复查。

复查的过程中，供暖站的炉子里又掉出一具男尸，是当年的师父。

.....

整件事，要从 20 多年前说起。

这个供暖站的师父，有一双儿女，还有一个从草原上捡来的流浪汉徒弟。

他把这仨孩子一起抚养长大，儿女是当地有名的学霸，纷纷考上了省城里的大学。

儿子去学了金融，女儿本可在一本学医，但考虑家境放弃了，改读了大专，免了学费还得到了很多奖学金。

徒弟呢，跟着师父一起进了供暖站，当了锅炉工，工资也交给师父，供姐弟俩读大学。

弟弟高三时，正值青春期，和夜市上的寡妇好上了。寡妇很想离开这个她眼里的鬼地方，想要去省城。就求这个男生带走自己，还资助了他 2 万块钱做学费。

可是弟弟上了大学，开了眼界，傍上了领导家的闺女，就想赶紧和寡妇撇清关系。

某一次，一不留神，推搡之间，寡妇跌倒，脑袋磕到了钉子，死了。

于是父子俩就联手焚尸。

供暖站的站长是个瘸子，他娶了个漂亮媳妇，和徒弟是老乡，都是草原上来的。

女版祁同伟，很想进步的那种。

漂亮媳妇当初就是为了能进县城，所以嫁瘸子。

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进步了还想进步，还想撇了瘸子去省城，于是就骗瘸子站长，说人是她杀的，她怀孕了。

站长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儿，就去顶罪。

结果入狱后，才从别人那里得知，孩子不是自己的。他老婆早就给他戴起了绿帽子，继承了他的财产后

在外面与情夫逍遥。

与此同时，八年前父子联手焚尸的事情被徒弟撞见了，从此，徒弟就拿捏上了这对父子。他要干嘛呢？

他要娶师父的女儿。

这个当姐姐的，本已在省城读大专期间和领导的儿子好上了，说是能够给她安排工作。

但没办法，为了保护弟弟的秘密，只能回到老家，与徒弟生了一个孩子。

事情能一直这样隐瞒下去么？

不能。

因为人的猜疑链是无休止的。

姐姐与徒弟生的小姑娘，得了白血病。

父亲与弟弟却没有表现出亲情，孩子死后，姐姐内心充满了报复的冲动。

她指示徒弟杀了自己的爹，杀了自己的弟弟.....

与其说这是一部优秀的刑侦剧，不如说是一本精彩的伦理剧。

一本关于四个女人逃离的故事。

第一个是夜市上摆摊的寡妇，她很想逃离县城，她很想去省城。

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就和一个又一个男人发生关系。

这些人都答应带她走，但事后又都提起裤子不认账。直到她和那个男学生，那个弟弟，发生扭打，死于非命。

第二个是徒弟的妈妈。

他的妈妈是人贩子卖到草原上的，被迫生下了他。

有一天妈妈想要带上他逃跑，结果他向爸爸告密，妈妈被抓回来，又遭受拷打。

他向爸爸告密的原因是他不想失去妈妈，但也不想失去爸爸，他只想维护他的家。

但他的妈妈对这个家，只有恨。

于是某一天，他的妈妈杀死了他的爸爸和爷爷奶奶，并且放火烧掉了整个家。

从此，他变成了孤儿，直到被师父收留。

第三个是站长的媳妇。

她出生在草原，想要逃离草原，嫁到县城，又想逃离县城。她觉得生命的意义是有钱，钱就是她的全部。

可真当她骗取了站长的家产，除了包养小白脸，却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第四个是姐姐。

她为了守护弟弟杀人的秘密，违心嫁给了大字不识一箩筐的锅炉工，自己老爹的徒弟。

生了闺女又厌恶，不想带，放去草原上的太姥姥家里养。

结果，闺女得了白血病。她又很后悔，想救又救不活。

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父亲只是利用自己，自己的弟弟只是利用自己，似乎从来没有人在自己身上有过爱。

如果有，大概就是那个让她厌恶的，无条件爱着自己，却因为想要得到自己，毁了自己一生幸福的老爹的徒弟.....

非常深刻的四个逃离的故事,比天龙八部,还精彩。

讲点我的感受。

站在男性的视角下,寡妇挺好的,漂亮,会疼人,剧中那段有点西西里传说里的那种少男情窦初开的情愫。

为什么弟弟起初迷恋寡妇,后来厌恶分离?

本质上就俩字:阶级。

其实男欢女爱,很正常的,弟弟起初迷恋寡妇,就说明这是他的真实情感反映。

后来躲着寡妇,厌恶寡妇,实际上他是在厌恶什么?

厌恶自己。

他觉得自己是大学生了,将来会留在省城,有美好的前途,怎么能够和老家县城里夜市上摆摊的一个寡妇不清不白呢?

这段起源于爱的露水情缘,被他的内心世界,定义成了耻辱。

同样,寡妇在县城里活好好的,她为啥非要去省



城？

也是阶级。

在她想象的那个世界里，去了省城当下一切的不美好都会消失。

这一点，和站长媳妇是一样的。

她并不是喜欢瘸子，她只是觉得瘸子可以带自己去县城。

当她去了县城之后，她又看不上瘸子。

就像地产商老总是可以娶一个十八线女明星，但当地产商老总不再是老总，而十八线女明星见识了所谓银盘子托 WIFI 密码的生活后。

原先的成熟稳重有魅力，可能就变成了后来的到底是爱你老，还是爱你不洗澡。

那么这里面最浓墨重彩的，是姐姐。

她觉得是被迫嫁给老爸的徒弟，才毁了自己的人生，她觉得留在县城，才毁了自己的人生。

有意思的是，这种定义，这种偏见，在她的女儿身上看不到。

那个得了白血病的小女孩，那个被妈妈遗弃在草原的小女孩，妈妈问她，你恨我么？

她问妈妈，什么是恨？

她还太小，以至于她的世界里，没有阶级，没有高下，她就没有分别心，她只有最原始的，孩子对父母的感情。

她觉得哪怕没有钱，哪怕生活在剧中鄙视链最底层的草原上，一家人能在一起放羊，也是快乐的。

她不知道，一旦进入成人的世界，草原上的羡慕县城里的，县城里的羡慕省城里的。

羡慕的背面，是自卑，是纠结，是痛苦。

她并不知道，她的生父和她的生母因为阶级，不可能产生爱。

她并不知道，她的母亲从小到大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县城，而不是，被迫留下。

为什么？

为什么她的妈妈从小到大努力学习的目的是离开县城去省城，而不会是因为喜欢知识本身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阶级。

她先入为主的觉得嫁给省城里领导的儿子，才是幸福。

她先入为主的觉得嫁给那个不知道出身，被老爹从草原上捡回来的流浪汉徒弟，是耻辱。

就像《天下无贼》里面刘德华的那句话，开好车的，一定是好人么？

某种程度上还真就是，先敬衣冠后敬人嘛。

你的幸福感，某种程度上，还真的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还真就受制于外人的目光。

剧情那四个女人，拼命的耗尽一生，像飞蛾扑火一样追逐那个想象中的应许之地。

哪怕代价是自己的身体，是自己的精力，是自己干电池般的一生.....

不是她们傻，而是当下让她痛苦。

我知道此时此刻一定有读者会联想到波伏娃在第二性里面说，女人不是生就的，是后天暗示的。

言外之意就是说，这四个女人犯的错在于她们把自

已定义成了女人，她们指望依赖男人。

而男人，是靠不住的。

她们应该把自己当男人，当作第一性。

这个说法对不对？

对。

问题有没有消失？

并没有。

男人的处境是一模一样的，前面加粗的那些文字，在男人身上只是换了个话题而已。

男人也会觉得我不幸是选错了行业，没有踩到风口。

男人也会觉得如果我赚到多少钱，如果我升一级，就可以奔向应许之地。

这么想没毛病，因为这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游戏。

很多人不理解什么是财富，以为物质是财富。

其实设计一个游戏，让所有人都沉浸在欲望的苦海

里，这件事本身，才是财富。

你穿一件衣服，没牌子的，是人类制造出来的。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不穿衣服，这件衣服，它能卖得掉么？

卖不掉，会有人加班加点生产它么？

那么它作为财富，就不会诞生。

同样，你穿一件衣服，有牌子的，那么它的价值就两部分。

一部分是人类制造出来，就是衣服本身，另一部分则是人类想象出来的，也就是 LOGO.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不认那个 LOGO,LOGO 这部分的价值就会消失，它就会降价到只剩衣服本身的价值。

如果人们再不穿衣服，那就像前面一样，衣服的价值也会消失。

遍身罗衣者，不是养蚕人，是什么？是玩游戏的人。

呵呵。

人生这件事，就跟打游戏一模一样，你上来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不要信，默默看游戏怎么运行的。

这就叫换个视角。

很多人说大格局，没那么玄乎，就是换个视角，你不要把自己当成游戏里的人物，你也不要世上的一切当作真实的。

没有真实。

这就是个游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想象自己的本体是宇宙观察员，在操作当下处于地球online 这款游戏里的那个人物。

这话搁哲学里就叫做真我操控假我。

你想通这件事之后，未见得会看破红尘，你更可能的选择是游戏人间。

俗话说，来都来了，又不能提前走，留下陪大家玩玩，有问题么？

你注意，我讲第一个话题并不是让你们不在乎别人的目光，也许最后有一天，你道心坚固，或可行之。

但在最初，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讲这个，只是让你们放轻松，这就是个故意给你设的局，目的就是让你亢奋。

否则都躺了，财富还怎么诞生？

人的亢奋本身，才是另一部分人的财富。

而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是：

你不要躺，但也不要信，咱们只是出来卖艺的。

头脑清醒你才可能有个好体验，否则，就会像电视剧里那四个女人。

说到底，她们的问题在于用力过猛，你信了游戏，那你就不光是卖艺了。

你付出的太多了，你会发现得不偿失的，而且，用力过猛，你也就看不到出路了。

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读者们的问题本身，就是充满漏洞的。

100 个男人，只有 1 个求婚，等不等于你非得嫁给他？

你把这句话写成程序，它自带 BUG，你没发现么？



100 之外呢？100 个之外是没有男人了么？

你把样本放大到 500 个，也许就有 5 个求婚的，唯一选就突破成唯五选了。

你还可以继续放大，正如，如果你不把目光聚焦在男人身上呢？

你可不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像男人一样去选企业？

你看，目光又大了一些。

当然，你还在困境里，无非择偶的困境变成了择业的困境，但至少，你在游戏当中的身位开始挪动了。

以前好比你被束缚在新手村里，现在你能开启的场景变多了。

你还可以继续扩大自己的范围，多接触一些行业有什么坏处呢？

没有的。

人生本来就是一款游戏，既来之，则玩之，体验体验有什么问题？

你会有什么损失？



你没有损失的。

只要你会死，你就没有损失，这句话也许你初听很刺耳，但想通了，会很震撼。

反正都是要死的，有必要紧张么？

剧中那个男大学生，如果他是个开通的人，他就会明白，能在学生时代和寡妇姐姐有一段露水情缘，未必不是别人羡慕的人生经历。

你们后来有没有走到一起不重要的。

人家开明的人，也许长大后，变成了导演，把自己的这段往事拍成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还赚一笔票房。

你怎么就不能拍成小镇上的美丽传说呢？

最后还搞成了命案，为什么？太紧张了。

怕同学取笑，就紧张了？

紧张就说明你信了，你信了就说明你没明白，这只是个游戏。

于是你就渐渐的变成了一个电池。

随着老去，越发抱怨为啥自己的人生过成了这样，临终的那天还充满了不甘心，这就是糟糕的游戏体验。

第二个话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很聪明，但依然爬不出那口井？

看完第一个话题之后，你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并没有。

我让你看透社会真相，让你放轻松，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阻止你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人越是紧张，越是固执，越容易做错，尤其是决策。

也就是说，即便你完全做到第一个话题，也只能躲避未来的灾，并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

这个世界上有相当多原生条件很差的人，他是很聪明的，也是很开通的，他是很愿意去接触，尝试，发现机会。

其中不少人，这辈子是能捕捉到一两次机会的。

也就是说，第一个话题对他们不是问题，但他们最终，依然爬不出那口井。

依然会出现打哪儿来，回哪儿去，这又是为啥？

我讲一个我自己昔日观察到的现象。

99 年的时候，国内网吧里都是高校的人，从 00 年下半年开始，因为迅速普及，什么人都开始上网，包括农民工。

于是你就可以通过互联网接触到更广泛的人群。

你会发现社会的整体认知水平并不是很高，国外也是一样的，如果你那个年代就开始上外网。

很多人也许理论上初中毕业了，但实际上真实水平，可能就是小学生。

这些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或者说，很多根本没受过教育的人群里面，不乏聪明人的。

有些人给你的感觉是他比学霸们还聪明得多。

他们当中某些人，随便玩个什么游戏，总能率先找到赚钱的法门。

你比如赌博，我当然是指境外，境内是不允许的。

赌博我们很清楚，就是骗局嘛，即便国外正规的平台，出金是安全的，他那个胜率也是调整过的。

长期来看，你的胜率一定低于 50%，这就是久赌必输的必然性。

但是有没有稳定赢平台的可能呢？

其实是有的。

你每次用新身份去注册的时候，平台总是会让你赢钱，这不是传说中的新手保护期，没这事儿。

这就是庄家故意安排的。

他们写的算法，误以为你是新来的，要让你上瘾，要让你觉得来钱容易，要破坏你对于劳动赚钱的固有认知，要让你建立起对不劳而获的向往。

当你发现来钱这么容易的时候，你就会忍不住加注，你不会赢点小钱就走人的，你会加更多钱，企图玩个大的。

然后他就把你一把收割了，此后你都是输多赢少，渐渐于债台高筑。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套路，全世界无数人前赴后继的掉坑里。不知道养活了多少平台。

我讲的都是很多年前的事儿，那年代国内的网民都不算多，更多的发生于外网，后来随着国内互联网

越来越普及。

国人上当受骗的就成了主体，也就出现了那个大家都熟悉的词儿，缅北。

那么这个套路有没有漏洞？当然有。

如果你总是租用很多新身份，去专门薅那个新手保护区的利润，实际上你的胜率是很高的，远高于50%，基本上都能有百分之八九十。

俗称平台方以为他在用饵钓鱼，殊不知，那群鱼都是你租来的假鱼，你只是为了反钓他的饵。

我讲的这个例子没有任何复杂性，我见过很多实际水平等同于小学生的人，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靠自己，摸索到上述规律。

就是说，他可以去反钓庄家，慕容复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而且钓成了，赚到钱了。俗称你用算法割韭菜，他用套路薅算法。

赌博只是个案例，广义上讲，一切非实体的游戏，都是赌博，因为只要靠选择赚钱，其数学本质，就是赌博。

也就是说，我见过很多不同类游戏里，都存在上述这样的，没受过什么教育，还很聪明的人。

但他们当中，有没有逆袭的？借着抓住了什么小窍门，最后变成富人，再也不跌回原阶层的？

我相信一定有，但就我个人所见过的那些人里面，一个都没有。

这个采样数据就说明比例很低。

就我的观察，我认为这些人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自律。

他们当中尽管有些人很聪明，问题是，他们很难坚持。

就好比下棋，他们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棋手呢？

飘忽不定。

也许有那么一两手棋，下的很飘逸，很高明。但架不住低级错误太多，大部分时候漏洞百出。

这就使得你的聪明才智起不了作用，你可能有时候偶尔摸到一两个机会，但是你把握不住。

按理说，你既然已经知道平台设局，你也发现了窍门，那你只管撸一把就走，只做新手期阶段，就好了呀。

但他们做不到，就是你看到他明明发现了漏洞，他也借用很多新手身份撸到钱了，可他还是会忍不住，某一天放弃自己稳赢的策略，下一把大的，最后输得清洁溜溜。

我举的例子是赌博，实际上很多新兴领域里的投资品种上，我都见过这类人。

说到底，他们克服不了他们自己性格深处的东西。比如好逸恶劳，不愿意被约束，总想着一夜暴富，自由自在。

你会发现，在上述这个群体里，就是家境也不好，教育程度也很低，如果真的能够像科比说的，每天都愿意起来看凌晨四点钟的洛杉矶。

那么他很有可能就进厂打螺丝去了。他吃得了苦，就会安于吃苦，以至于吃了一辈子苦。

反之，那些吃不了苦的，他的确可能去接触很多稀奇古怪的新鲜事物，也能通过自己的小聪明，发现一些所谓发财的门道。

问题是，这种浮躁的性格，又使得他即便有意外之财，也守不住。就像前面那个赌博的案例。

你看到了吧？两头堵。



尤其是你结合第一个话题，你的感触会更深。

我在第一个话题里跟你说不要轴，可是人不轴了之后，他就容易飘，容易浮躁。

正如我跟你说要多接触一些行业，可是你一旦接触的多了，你见过的机会多了，你就容易变成万金油。

就像女人挑男人，盲婚盲嫁，可能因为样本不足而掉进坑里，挑太多，也可能挑花了眼，弄不清什么是自己要的。

人这辈子，如果像爬山，那这条路并不是盘山公路，它是什么？

它是一条很窄的路，只有 30 公分，左边是悬崖，右边还是悬崖。

你不放轻松，你太在意了，你就会不断的看向深渊，于是走着走着你就会头昏眼花掉下去。

你太放松了，你就会忘了两边都是悬崖，你同样会走着走着，一不留神掉下去。

放松，别放松，放松，别放松，就这么坚持一辈子，这个游戏真的很容易么？

并不容易的。



这就是为什么菲茨杰拉德说，脑子里面能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但仍保持行动能力，是第一等的智慧。

你以这个标准去看，就会发现上面提到的那些近乎于三和大神的人。

他们或许挺聪明，就像一个人，他有射击天赋，但也仅仅是有而已，他偶尔可以放一枪，很精准。

然后呢？你是指望他给你当狙击手？还是指望他给你当奥运选手？

对不起，都不能，他连按时出操都做不到。

我们这么大的人口基数下，不缺聪明人，也不缺灵活的人。

有想法的人多了去，偶尔能做通一两次的也多了去，真能成事的，凤毛麟角。

就是因为那条通往成功的路，极窄。

执行者失之毫厘，就会是不同的结局。

2014 年，贾跑跑还没宣布造车的时候，我还在企业里管市场团队，我去和他们公司谈合作，那时的我，并不觉得他们公司有什么问题，包括贾老板本

人。

他们最起码做电视的思路很清晰，你普通电视厂商只有硬件，人家是有电视节目的，那么他们和电视机捆绑销售，就可以用软件的费用，去补贴硬件电视的价格，从而杀得传统电视厂商片甲不留。

如果他们坚持只做电视，或者围绕大屏扩展到智能家居领域，今天绝对是成功的企业。

当他们贾老板同时要做那么多事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互联网企业造车这个思路没问题的，特斯拉当初也造车了，小米今天也造车了。

关键的问题是你贾老板有没有马斯克的那种能力，同时进军这么多行业，还能同时做好。

有没有？

这才是主要问题。

即便你个人真的不逊于马斯克，你的团队行不行？  
你的运气行不行？

人家马斯克的运气非常好，他在美国实现不了的计划，跑到上海就能落地。

所以你看做到成一件事，需要很多条件。

不是你灵光乍现能如何。

你某一晚说相声比郭德纲还精彩有什么用，你每一晚都能比他精彩么？

不能，你很快就会被淘汰掉。

所以我从来不给读者以幻想，我不会说你自身条件差得一匹，听我三句话，就开窍了。

从此像龙傲天一样，大杀四方。

那是爽文，那不是真相。

你或许看了今天的内容，仅仅是开通了一点，你变得没有那么轴了。

渐渐的，你发现自己身上的固执变少了，你性格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你的孩子。

也许你什么都没帮到他，但至少你给他的负面影响，减少了一部分。

这才是真实的人生。

很多人一生下来别说没有财产好继承，他可能唯一

能够继承的，都是些负属性。

我打个比方，你比如咱们国家有很多留学美国的人，这些人也看不懂当地的底层，为啥活成那样，有些买菜付首付，有些沦落成流浪汉。

你的总体感觉是那帮 USA 天生懒惰，烂泥扶不上墙。

否则他们生来就有身份，你要为个绿卡那么努力，结果他们还混得远不如你。

实际上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

咱们国家出去留学的人，在国内经济条件都是中上，你受过很好的教育，你父母也替你支付了留学的高昂学费。

你等于是训练有素且没有欠款的情况下，在美国找工作，试图立足，奔赴你的中产生活。

但那些老美的底层可不是这样。

他们可能出生的那个社区，酗酒，嗑药，枪支泛滥，精神疾患，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都有。

没人教他们好，倒是成天拐带他们学坏。

即便有少数人出淤泥而不染，考上了大学，他们也要背负高昂的学费贷款，他们毕业后要花 20 年，才能还清读大学落下的饥荒。

那你想想看，到底是你这个外来户占优势呢？还是他们那个本地人占优势呢？

你看懂了这些美国的底层，你就不会指望三和大神身上有自律。

我们新的年轻人里面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的确很高，也许超过了一半，问题是，区域间差异很大，城乡间差异很大。

有些大城市里面，也许超过 90%，而到了偏远地区的农村，10 个孩子里面也许只有 1 个读大学的。

那么剩下的人里面，有人能够吃学手艺的苦，有人就不能。

读书嘛读不好，也没有从小做学徒师傅传帮带，可能就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也管不上，奶奶就给孩子一个手机，玩去吧。

那遇到了坏人，被带坏了，染了一身的恶习，变成了街溜子，聪明也发挥不了作用呀。

很多三和大神，可能上来就被骗了，钱也没有，亲

戚也没有，回去路费也没有，也不好意思臊眉耷眼的回老家。

这时候，再遇到几个骗子，可能一两百块钱就把他的身份证买走了。

他没了身份证，怎么找正式工作？进厂也没人要呀。

人家买他的身份证做生意去了，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法人，摊上了官司。

那他不销案，手机也没得用。

他咋销案？咋自证清白？他一没钱，二是法盲，三没证据。

所以最后只能沦落到打零工，过着有一天没一天的日子。

这种现象，在哪个大国都有。

在美国也有得是。

你比如做高频交易的，如果他觉得他的行为有可能越界，或者他希望用多个分散的账户处理。

当然，都是律师索尔们代处理。交易者不需要操心

这种细节。

但是，律师索尔们又是哪儿来的这么多账户呢？

不还是从一堆美国三和大神那里一两百美金半骗半买来的嘛，就是笃定他好控制。

回头借他的账户，七搞八搞，钱最后再经过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各种倒腾，然后流入了该流入的地方。

最后，FBI 们调查了很久，调查到底是哪个金融大鳄，查来查去，查到的就是几个美国版的三和大神，正醉酒卧地，露宿街头。

都是这样做的，回头案子都落在他们头上。

说到底，当你不自律的时候，一定有人帮你。你不控制你自己，就有人来试图控制你了。

所以说，我们很多人意识不到自己的优势。

一个人，没有债务，有健康的身体，良好的作息，受过教育，可以自己决定自己时间的投入。

这种优势已经很大了，只是你不会用而已。

你不理解单独拎出任何一张牌都没用。



你说你只有自律，你可以去富士康拧螺丝。

你说你只有灵活，三和大神里面不乏灵活的人。

你敢把这俩素质合并起来，马上就能擦出火花，就像化学反应一样。

你比如金融市场里面，散户有什么？

要啥没啥。

无专业，无经验，无背景，妥妥的三无产品。

你让他们面对机构，就像一群未经训练的游客，赤手空拳上了战场。

反观职业投资人的工具实在太多了，即便没有量化，那也是 AK47 对赤手空拳。

明白这个差距吧？AK47 用不用飞机大炮，对战赤手空拳，已经构成绝对优势了。

那你说这帮三无产品就完全不可能稳定盈利么？

并非如此。

你想想看，职业交易者，他追求的是什么？



可重复。

不可重复对他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如果做一单可以赚钱，但是交易的指标提炼不出来，那么对于职业交易者，就没有意义。

这就像作为消费者，和作为企业主，你们思路是不同的。

你作为一个打工人，今天也许搭了几个乘客，收了人家路费，明天也许把不用的车转让给了同事。

你都赚到了钱。

但是出租公司，或者二手车行，人家有人家的经营之道，他们不会随意跨界的。

二手车行明明闲置着很多车，他们也没说顺便搞个车队，去拉活。

因为做商人的很清楚，你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没有自己的经营之道，最后是搞不下去的。

职业投资人也一样。

他只做他自己交易系统内的交易。

所以这些职业交易者在交易这件事上，是扎堆

的。

时间扎堆，位置扎堆。

开盘的时候，他们扎堆，收盘的时候，他们扎堆，这叫时间扎堆。

支撑位和阻力位的时候，他们扎堆，这叫位置扎堆。

我前些天重提我去年聊黄金的时候，说什么做多，什么不追，有些人不理解这个什么是怎么算出来的？

就是这个原因呀，就是位置扎堆最终形成的。

也就是说，看似成交时间有一整天，实际上呢，职业交易者们大都集中在特定时间，特定位置上成交。

其余时间他们可能都没在看盘，也许在偷懒喝咖啡，吃点心。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因为犯不着。

我打个比方，假如还允许顺风车的话，你年薪 30 万，上下班期间你拉不拉？

你很可能会拉，不赚白不赚，赚点补贴家用。

但如果你年薪 300 万呢？

你不可能拉的。

并不是因为你时间贵了，年薪 300 万的人也要上下班，你这个时间本来也赚不到钱。

问题是，你不乐意了。

人的决策是会变的，随着收入的改变而改变。

那么你站在一个职业交易者的角度想问题，如果你建立了成套的交易系统。

你只要在固定时间，固定位置操作，每天实际工作时间一两个小时就可以每年有 500 万的保底收入。

你愿不愿意把工作时间拉长到 10 个小时，每一秒都盯盘，就为了每年可以多赚它 100 万？

没人会干的，500 和 600 的差距没那么大。

这就是为啥会出现时间扎堆，位置扎堆。

不是说其余时间，其余位置没有交易机会，而是职业交易者们，他们不想要了。

你去看缅甸人采矿也是一样的，矿场用机械挖开土方，机械筛选第一轮，人工筛选第二轮。

两轮过后，剩下的就是垃圾堆。

垃圾堆里面有没有遗漏的宝石？

有。

矿场要不要？不要。任凭当地的老百姓去捡。

那么你说，如果一个散户，他自身不值钱，他不是那种毕业进大厂，30万起步几年做到200万，还能拿期权，万一套现几千万的人才，他不是。

他只能进富士康。

那么对他而言，就是划算的呀。

人家不要的时间段，人家不要的位置段里面，比如他就是捡乌龙指去了，他就是愿意一天盯10个8个小时盘。

那他有可能一年捡个几十万，比他在富士康强。

因为他在富士康的时候，也要上流水线，也是一天到晚盯着次品捡，也是一天十几个小时，还只能站着不能坐着，还挣的更少呢。

你说废矿里面有没有矿石？

一定有。

你不需要去思考技术问题的，你要想明白一件事，  
技术背后的主人，始终是人。

就像令狐冲看到冲虚道长一团团看似毫无破绽的  
太极剑花的背后，是什么？

是人。

太极剑花没有破绽，但人有。

无论飞机大炮还是导弹，只要最终按下核按钮的是  
人，那就有破绽，因为人有破绽。

所以有人的地方就注定有错误，有错误的地方就注  
定有乌龙指。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分工是怎么形成的？

很简单，单位价值不同。

你看城市里面那个明明找不到任何工作的老太太，  
她也照样有饭吃。

why?

她去翻垃圾桶了。

你说投行里的精英，他难道不晓得垃圾桶里的瓶子翻出来可以卖钱？

他晓得，他懒得。

不值得嘛，别说他了，哪怕是收破烂的，人家也不会亲自翻，因为他的单位时间更贵。

他不会去为了每个月两三千块钱，一个个垃圾桶翻过去。

那些自身条件十分优越的人，满手王炸的人，基本上都是时间扎堆，位置扎堆的。

剩下的机会一定是写个程序，能抓到多少算多少，其余就不要了。

就像开矿的时候只开富矿，贫矿就不要了。

你看，这就是机会，留给别人的机会，留给牌没有那么好的人的机会。

而这种像老太太翻垃圾桶的机会，真的门槛很低么？

并不低的。

我们前面分析过，光有自律的人，他是不愿意接触复杂世界的，他往往进富士康拧螺丝了。

光有灵活变通的人，他捡两天乌龙指，自己就不耐烦了。

而既自律，又变通的，是很少的，于是你就会发现，捡乌龙指这么简单的事儿，好像谁都可以，但现实中，一年捡到几十个，上百个的稳定盈利的这个群体，并不多。

就是这个原因。

有一张牌的人很多，能凑出两张牌的人很少，他如果都能凑出两张牌了，他很可能就能凑出第三张。

他又变通，又自律，那他可能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去了。

他可能一毕业就年薪七位数起，干几年就变成大厂精英了，他可能就变成投行里的那个时间扎堆，位置扎堆的交易员了。

他要捡也捡富矿，要上也上算法，就不屑于再去贫矿里面手动的翻捡乌龙指了。

你看到了么？



人生没有爽剧，人生就是个凑牌的过程。

你说你长得漂亮，但是脾气差，那有啥办法？你自己改改呗。

改改说不定就能拿下高富帅了。

你说你长得漂亮，性格温柔，可就是没脑子，遇到高富帅，也改变不了自己的阶层。

那有啥办法？改改呗。

当你愿意改变自己的时候，当你凑足三张牌的时候，说不定你就既能拿下高富帅，还能驯服的妥妥贴贴。

第三个话题：条条大路通罗马，重点是你究竟走了多少步骤？

当你前两个话题没做到的情况下，其实你的努力是不起作用的。

好比你的样本不够，你怎么挑都不对，可能你的样本男性里面个个都是渣男，你的样本公司里面个个都没前途。

而当你对这个游戏的观察足够深入，当你接触的样本已经起量，你自身又足够自律。



你踏上第二个话题里面那条总共只有 30 公分宽，两边都是悬崖的窄小的道，你会发现，从此刻起，决定你命运的，无非就是你能坚持走多远。

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是什么路都可以，绝大多数的路，只是原地踏步。

拉磨盘的驴子也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往前走，实际上呢？它只是原地踏步。

通往罗马的路，全是第二个话题里面描述的那样，两边都是悬崖，路宽仅 30 公分。

像这样的路，像这样艰难的天路，有很多条，它们每一条，都通向罗马。

这才叫条条大路通罗马。

任何领域都是这样，任何。

你去看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原武林三大派，少林，武当，峨眉。

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一本小说神雕侠侣里面，少林的觉远和尚圆寂前背诵九阳真经，听到的人是他的徒弟，武当创始人张三丰，以及后来的峨眉创始人郭襄。

我们回顾人类近代金融投资史也是一样，最早可以追溯到三个人。

利弗莫尔，投机；格雷厄姆，捡烟蒂；费雪，价值投资。

这仨人就是少林武当峨眉，后来的江湖三大派。

甭管你是用什么办法稳定盈利的，往上追认祖师爷，一定是三者之一。

你甭管利弗莫尔本人后来是不是患了抑郁症自杀了，他创立的流派始终是成立的。

一直到现代，你去看多年前那些龙头打板的牛散，这个帮那个派的，很多人用的办法，根本就是百年前利弗莫尔的老套路。

甚至没有任何创意。

我们再看格雷厄姆。

所谓价格低于价值，市场错判的时候买入，正常的情况下卖出。

这是什么？这就是最原始的捡乌龙指，最原始的割毛刺。

毛刺的就是价格走势曲线上不合理的部分，把它割下来，它就是你的利润。

第三个门派是谁？

是费雪。

费雪提出了要买成长股。

它当下是不是价值低于价格并不重要，只要价值等于价格就可以买入，长期持有。

因为它会成长。

费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看金融视角了，我们应该去看商业视角，去看企业本身。

这个企业将来有没有前途，这个行业将来有没有前途。

买股等于买公司，他提出来的。

市场就这么三大派。

自三位祖师爷之后，诞生了很多下一代高手。

你比如索罗斯，他把利弗莫尔发扬光大了。

他开始玩内幕，玩做局，研究如何操控预期，左右市场情绪。

你比如西蒙斯，这个和陈省身齐名的数学家，提出用算法的方式来执行格雷厄姆的捡烟蒂。

他去割所谓微观世界里，更窄范围内的乌龙指了，用计算机割，一秒钟可以下单撤单几百次，直到衍生出高频交易。

你比如彼得林奇，他把费雪的理论发扬光大，对商业的理解非常深入。

甚至问自己的女儿，喜欢买什么商品，甚至给自己的员工买不同公司的牛仔裤，以此来判断什么企业值得长期投资。

彼得林奇定义的价值是产品。

最后出场的是巴菲特。

他是格雷厄姆的学生，格雷厄姆的员工，他用最原始的捡烟蒂的办法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本来财务自由，把公司关了要享受生活去的。

结果看到了费雪的理论，又改换门庭，开始做价值投资。

巴菲特很聪明的，他把费雪的理论发扬光大，提出了什么？

垄断。

巴菲特定义的价值是什么？就是垄断。

不是看企业经营者，也不是看产品，而是看企业本身，你这个企业本身有没有垄断行业，有没有稳定的现金流，肯不肯以股东为第一服务目标。

三者齐备，价格合适，这就是他的目标。

你看，巴菲特和林奇走了两个方向，都沿着费雪开创的路，但是从不同角度定义了，什么是价值。

林奇看到的是消费者视角，消费者认不认你的产品；巴菲特看到的是垄断视角。

这就是第二代人，三大门派的第二代老人们。

那么第三代你又会发现有很多很多新的想法，新的玩法。

比如高频和打板结合，反复挂单撤单，诱惑散户，让他们误以为要上涨或者下跌。

在有些国家，有些地区，这种操盘方式会被处罚。

再比如，有些第三代价值投资者在林奇，巴菲特之后，又提出新的价值定义。

共识价值也是价值。

于是巴菲特赚不到钱的领域里，也有新一代的价值投资者们赚到钱。

很正常呀，这就是江湖呀。

到了今天，你哪怕还在沿用第一代，用最老套的格雷厄姆，费雪，利弗莫尔的招数 1.0 原始版本，一样有人赚到钱的。

重点是什么？

是功力，你到底练到几级了？

你把长拳这种最基础的武功练到萧峰那个水准，照样可以吊打聚贤庄群雄。

六脉神剑如果只是听过，你放不出真气来，有啥用呢？

如果说第一个话题告诉你改掉自身的毛病；第二个话题告诉你请走在正确的路上。

那么第三个话题就是鲁迅先生给你讲的，他只是把

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工作上。

我自己从小到大，除了本科那几年在打游戏之外，没有童年，没有少年，没有青年，没有中年。

小时候，院子里的小孩在楼下玩弹球的时候，我在读书。

长大后，同事们聚餐时我在交易；平日里开会我在交易；出差别人在车上打盹时我在交易；回家太太追剧我陪着的时候，还在交易；接送孩子去少年宫等待时，我还在交易。

所以每当我跟太太吹牛我有多厉害的时候，她都很不屑，她觉得这就不叫个本事，这就像卖油翁，你不过是手熟了而已。

她是做老师的，她见过太多学生，如果有哪个学生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里如痴如醉，几十年如一日，考出状元都不稀奇。

因为谁要是能这么专注，且持续这么多年，猪都进化成人了，何况人乎？

她说的很对，本质就这点事儿。

无它，唯手熟尔。



苦大师跟郡主赵敏说，你学了各门各派的所谓看家底招数有啥用？你没法成为高手的。

因为你所有的武功看起来都会，但全都是零级呀。

人家哪怕野球拳练到十级，照样吊打你。

你去看小说白鹿原里的白嘉轩，成天就惦记着原上哪块地好，电视剧 1942 里面的老地主，就惦记着低买高卖。

所以哪怕你夺了他的财富，要不了十年，他又是地主。

你再夺他还是，你总夺他总是。

为啥老是他？

因为这件事总共就这么三板斧。

改变自己，看似矛盾实则是在左右平衡当中艰难前行的通往罗马的路，以及你到底能坚持多久。

我们这时候再去回顾第一个话题当中那四个女性的悲剧故事，难道不正常么？

很正常的。



你根本不知道游戏在玩啥，又沉溺于游戏。

就像同样在买房，有些人是在投资，有些人只是交智商税。

你只是向往某一种生活，因为你向往某一种生活，你非要一厢情愿的认为自己的行为能顺便保值。

所以很多读者跟我讲，自己的小家庭在买房问题上发生分歧，请我解答。

我解答不了。

你全家人都处在第一个话题之前，你让我怎么解答？

你连消费和投资都没法分开，你让我怎么解答？

我又不是神，我又不能呼风唤雨，我又不能改变世界，我只是个清醒的人。

当你不愿意醒来的时候，你觉得我的清醒，能对你有什么作用？

没用的。

这就是为啥给袁术配诸葛亮没用，袁术需要的不是诸葛亮，是上帝。

那么当你改变了自己之后，你依然会发现我对你没有用。

为什么还是没用？

因为我说的每句话，你都只能听得见，却听不懂。

听懂不是读什么书能懂的，也不是我反复说你就能懂的，要听懂，除非你亲自去跑数据。

我讲一遍向上置换的逻辑，我讲一遍什么时候适合买什么类型房子的逻辑，你听得懂么？听不懂的。

当你听不懂的时候，你再问我一千遍，一万遍，我换一千个说法，一万个说法，你一样听不懂。

可是这时候，你会发现，有些读者能听懂，why？

因为他们跑过数据，他们在市场上跑了整整三个月。

他们跟 100 个能够买得起三核（核心城市核心地段高品质改善）房产的人聊过，知道这些人去年的收入，前年的收入，收入的趋势，以及他们对未来自己收入趋势的预期，和他们对房产的看法，以及需求。

他们和这 100 个人，有 100 份聊天记录。

与此同时，他们和 100 个买不起三核，但是买得起两核的人，也有上述聊天记录。

他们和 100 个只能买得起一核的人，也有上述聊天记录。

这叫三个买家 100.

除此之外，他们还和三核的卖家，两核的卖家，一核的卖家，也各自有 100 份聊天记录。

这叫三个卖家 100.

一共 600，囊括了他想要了解的那座城市的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

他对市场上不同品种多空之间的量能变化谙熟于心。

那么这个时候，我讲出来的每句话，到了他的脑海里，就幻化成一张张真实且鲜明的面孔，一个个的家庭财务状况。

于是我讲的每句话，到他的脑子里，就不再是话，而是和他的数据结合起来的画面。

我跟他说，什么房子供大于需，什么房子需大于供，什么时候可以吓唬哪种房东，什么时候可以吓唬哪

种买房人。

他立刻会心一笑，因为他脑子里全是数据，全都被我的策略调用了。

这就是为什么佛陀拈花，迦叶微笑。

因为佛陀只是抛出一个调用接口，而当下，只有迦叶的脑子里，有那个接口要调用的函数。

你脑子里没那个函数，佛陀对你有用么？

没有的，他调用你，也只能调用到一个空函数嘛。

就像我去年聊黄金什么轨不追，什么轨可多。

大多数读者听了就听了，就像被调用了一次空函数。

少数读者他就跑数据去了，他把自己假想成两种人。

第一种人，穿越回到十年前，无所谓点位，什么位置想做就做，追涨杀跌。

他模拟了一百个这样的人生的十年，他相当于体验了一千年。

第二种人，穿越回到十年前，他有止损止盈的策略，那么他就开始建立起盈亏比的概念。

他模拟了一百个这样的人生的十年，他相当于体验了一千年。

两个千年之后，他的修行长度已经超过白素贞了。

第一个千年让他泪流满面，他发现自己的行为毫无意义，他终于明白为什么那堆散户无论如何都修不成人形。

第二个千年让他渐渐发现，原来这种策略跑十年，比那种好，一百匹马在跑，你自己最后能跑出优秀的那匹。

不同策略的十年数据，结局不同，过程不同，你都画出曲线了，还不会选优么？

那么这个时候，两个千年之后，他在终点看见谁？

看见我，我在终点等他，我早就写好的文章在终点等着他。

那么对他来说，同样是阅读我写的文章，就不再是被调用了空函数。

我调用的是什么？是他的两个千年。

可是这两个千年，现实中需要多久呢？即便一个金融小白，拿手去算，顶多三天。

三天，两千年，我在终点等你呦。

所以你想想看，到底是谁在起作用？

其实是你自己在起作用。

就像我去年不止聊过黄金，我还聊过三核房产，我们有那种读者，他看完就去实地跑了三个月。

他拿到了六百个故事，他拿到了六百个聊天记录，他和六百个家庭，谈过。

没有这些功夫，我讲什么，你都不可能吸收的。

因为无论我讲什么策略，终归都只能调用你身上的函数，当你没有的时候，我只能调上来空函数。

你发现我随口举的这俩例子，其实是有对比的。

我年轻的时候为啥不喜欢房地产市场？为啥喜欢金融市场？

为啥上来直接选择了国际市场，而且是高频模式？

很简单，因为在我看来，数据才是第一位的。而不

同的方式，获取数据的效率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用计算机去跑数据，你马上就可以看到不同的交易习惯，他几十年下来的交易体验是什么，结局是什么。

你一分钟体验别人的一辈子，一个小时就体验了六十辈子，十个小时就能体验六百辈子。

十年之内你对交易这件事的体验值就跟玉帝一个维度了，你是悟性有多低？

活几亿年都活不明白么？你这是宿世里积累了多少孽债？

但这里面有个前提，你可以借助工具，可以借助算法，但你的人生阅历，要到位。

如果我们把别人的人生看作一段数据，你交给一个 80 岁的老汉，他看了会哭会笑，为什么？

因为他懂。

你交给一个 8 岁的孩子，他就没有感觉，数据就只是数据，因为他还没有过生活，他怎么懂？

所以千万不要看着看着，误以为看完这篇文章就懂了，家里蹲着跑跑数据就懂了。



跑数据的人，肯定比瞎看看的人理解要深。

有生活经验结合的，肯定比没有生活经验，单纯跑数据的人，理解要深。

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

所以实践分两种，思想上的，身体上的。

什么重要？都重要。

没有粮，你活不下去，没有水，你同样活不下去。

这三个话题如果你只是当耳旁风，随便听听的，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你的问题有解么？

没有。

但这三个话题，如果你一步一步执行下去，我想问你，最初的问题，还是问题么？

其实问题还在那里，我根本没有解决。

但是对于此时此刻的你，还需要解决么？

三个话题走到终点的人，你需要男人么？

你还需要谁来拯救你？你已经变成天使了好么。



问题永远都在那里，但是已经和你无关了。

因为三个话题执行完，你已经站在了金字塔的顶端。

人家还在琢磨要讨好哪个男人的时候，你琢磨的是可奶可狼，可甜可咸，谁更能让自己更开心。

人家还在琢磨到底要求哪个老板给自己发年终奖的时候，你霸气的说，我床底下一罐红糖一罐白糖，我想蘸哪个蘸哪个。

人家还在琢磨到底是要押涨还是押跌的时候，你不屑一顾的讲，涨跌我都赚，押对了押错了我都赚。因为回溯测试的阶段，你数据已经跑出来，你已经清楚照着某种策略，它就是赚的。

问题还在，问题永远在，我并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

别说我没有能力，谁都没有能力，你再活一千年，那些问题还在那里。

它依旧是别人的问题，可已经不是你的问题了，如果你坚持把这三个阶段走完。

当你真正走到终点的时候，你再回头看这篇文章，你就笑了。

因为你觉得一切是那么自然，是那么简单。

文末，因为满级读者在文章下面留言，是不经脚本和助理筛选，直达的，我每条都能看到。